



威尔斯科幻

星球大战

THE WAR OF THE WORLDS

【英】赫·乔·威尔斯/著

杨渝南 张贯之/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英】赫·乔·威尔斯/著

杨渝南 张贯之/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球大战 / (英)威尔斯著;杨渝南,张贵之译.一重
庆:重庆出版社,2008.4
(威尔斯科幻经典 / 王逢振主编)
ISBN 978-7-5366-9377-7

I. 星… II. ①威… ②杨… ③张… III. 科学幻想小说—
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1544 号

星球大战

The War of the Worlds

(英)威尔斯 著 杨渝南 张贵之 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冯建华 宋艳歌
责任校对:刘向东
美术编辑:江 东 慕 僧
插 图:马 江
封面设计:书 石 佳 宁
内文版式:回归线视觉传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9mm×1 194mm 1/32 印张:5.75 字数:132 千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66-9377-7
定价: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809955 转 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难忘的威尔斯

西方科幻小说具有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历史，其根源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推测性著作。但是，作为现代的一个文类，它大体上始于18世纪后期同时出现的两次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复活并改变了乌托邦传统，从空间性转向了时间性，从对地球上某种想象的理想社会的描写转向了对更好的社会模式的思考，并期望通过政治变革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里实现。科幻小说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它以想象的小说方式，思考社会的变革，思考它的未来，以及科学技术对这种变革可能发生的作用。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正好体现了这一时代性的变化。

H.G.威尔斯 (H [erbert] G [eorge] Wells, 1866–1946) 是英国著名作家，有人把他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称为科幻小说之父。威尔斯出身贫寒，父亲早年做过园林工人，后来开一家小店，很快破产，母亲不得不到别人家去做佣人和管家。为了把自己的家庭提高到中产阶层，她便让威尔斯像他的哥哥那样到布店当学徒。1883年，威尔斯到米德赫斯特一所小学当老师。后来，他获得伦敦师范学校的奖学金，师承T.H.赫胥黎学习生物学。赫胥黎是达尔文进化论和科学人文主义的鼓吹者，对威尔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他接着教书，通过自学获得了学位，



并在为大学函授学院工作时写了两本教科书（1893年发表）。他热衷于科学报刊，1891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独特性的重新发现”。1893年，他开始经常写一些文章和短篇故事。

他早期最重要的文章是“百万年的人”（The Man of the Year Million, 1893）。在这篇文章里，他大胆描绘了自然科学最终会使人改变：人变成了一种怪异的生命，头和眼睛巨大，身体变小，手非常纤巧，永远沉浸在营养液里，并且在太阳变冷之后，被迫退居到地球表面之下。其他早期的文章有“飞人的出现”、“到太阳旅行”（关于太阳系风暴和电磁浪潮的宇宙观），“可能出现的活东西”（谈到了以硅为基础的生命的可能）和“人的消失”等。这些颇富想象力的非小说作品后来收入《H.G.威尔斯早期科学和科幻作品选》。他早期的故事并无太多的冒险，大多描写人与奇异生命形式的相遇，如《偷窃的杆菌》（The Stolen Bacillus）和《奇怪的兰花开放》（The Flowering of the Strange Orchid）等。

《顽固的亚尔古英雄》（The Chronic Argonauts）是他1888年为《科学流派杂志》写的系列文章，后来他的重要作品《时间机器》（The Time Machine）就是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写成的。《时间机器》勾勒了未来地球生命的进化：人类再分为柔弱的埃洛伊人和野兽似的莫洛克人；两种人最终都消失了，而随着太阳变冷所有已知的生命也都衰败。正如所有经典作品一样，人们永远可以从中解读出新的意义。有人认为《时间机器》反映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和工人阶级被迫在地下劳动生活的悲惨状况；也有人认为它反映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还有人认为它表现了追求公正、消除社会偏见和虚伪的愿望；今天



更有人把它与生态问题联系起来。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主要关注的是社会问题。这大概也是他的作品被称做社会科幻小说的主要原因。

《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 A Grotesque Romance)是威尔斯的又一部经典之作。如副标题所表明的，它是一部奇异的罗曼司。隐身人狂热地追求科学发明，但因为贫穷，便去偷、去抢，甚至造成他父亲自杀；为了获取权力，他借用隐身术杀人；为了复仇，他丧失了生命。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本关于科学的傲慢带来毁灭的作品。因此，它的基本主题是科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威尔斯在赞叹科学力量的同时，表明了科学的发展不一定促进社会的进步，对科学的利用——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实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今天，学界非常关注的现代性问题，同样也涉及到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威尔斯关于社会问题的描写，更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星球大战》之中。奇形怪状的火星人侵犯地球，他们凭借一种巨大的机器，横行无阻，用热线、毒气和火箭杀害所有的人。村庄和城镇被毁灭，伦敦也难逃厄运。他们靠吸食其他动物和人的鲜血为生，不知疲劳困倦，而且无性别之分。他们征服了人类，成为世界的主人，迫使人类像动物一样生存。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对病菌的免疫力，最终一下子全死了；而人类因为能够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生存下来。《星球大战》无疑受到进化论和科学人文主义的影响。如果从今天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也可以说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的关系。火星人象征殖民主义者，他们依靠坚船利炮在非洲或亚洲横行霸道，但最终被驱逐出境。其实，就在小说出版之际，英帝国就为掠夺资源在南



非发动了侵略战争。小说把背景设在伦敦，显然具有反讽的意味。小说于 1938 年被美国改编成广播剧，一时间大为流行；1953 被改编成电影（背景改为洛杉矶），被誉为乔治·帕尔拍摄的最成功的影片；1988—1990 年又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同样赢得了大量观众。

总起来看，威尔斯是一位极富想象力的作家，而且他的想象力具有生物和历史可能性的坚实基础。因此人们认为，他的最好的作品是科幻小说应该追求的典范。虽然他渴望成为主流著名作家的欲望使他大胆的想象力一度受到约束，但他仍然被认为是英国科幻小说之父，是科幻界的天才，并且对后来的科幻小说、尤其美国的科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王逢振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学者、西方文论专家）

目 录

前言：难忘的威尔斯 1

第一部 火星人入侵

第一章 战争前夕	3
第二章 陨星降临	9
第三章 霍赛尔的公用地上	12
第四章 圆筒打开了	15
第五章 “热光”	19
第六章 “热光”肆虐乔布汗姆路	23
第七章 逃亡归家	25
第八章 星期五晚上	29
第九章 火星人开战	31
第十章 在风暴中	37
第十一章 在窗边	44
第十二章 目睹威布利奇和雪培顿的毁灭	49
第十三章 偶遇牧师	60
第十四章 伦敦的景况	66
第十五章 萨里的遭遇	76

第十六章 伦敦大逃亡	83
第十七章 激战“雷童”号	95

第二部 火星人统治下的地球

第一章 在火星人脚下	107
第二章 废墟所见	114
第三章 被困	123
第四章 牧师之死	129
第五章 掠后寂静	134
第六章 十五天造成的破坏景象：一片荒凉	137
第七章 普特尼山上的梦想者	140
第八章 死城伦敦	157
第九章 满目疮痍	165
第十章 尾声	171
威尔斯(H.G.Wells, 1866—1946)生平和主要著作年表	175

第一部

火星人入侵



第一章 战争前夕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没人相信我们人类正在被一种比人类更先进，且同样也逃脱不了死亡的智慧生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谁又会相信，当人类正在为自己的琐事奔忙的时候，自己却被专心致志地研究着，好比用显微镜研究一滴水里蠕动繁殖的生物般仔细。自高自大的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来来往往，忙着干自己的事，自以为是万物的主宰。显微镜下的纤毛虫恐怕也有这样的想法吧。压根儿没有人想过宇宙中更古老的世界将会对人类产生威胁，或者认为那些古老星球上不可能，或不大可能有生命存在。过去人们的思维习惯真是奇特啊。地球上的人至多想象着火星上另有人类生存，或许他们远比地球人类落后，正渴望着传教士的光临。然而穿越浩瀚的太空，确有一些智慧生命，他们的智慧和我们相比，简直就像我们跟灭种的野兽相比一样。这些数量众多、冷血且无同情心的智慧生命正用嫉妒的眼睛观察着地球，缓慢地，却坚定地制订着对付我们的计划。于是20世纪初人类的幻灭降临了。

我几乎不用提醒读者，火星在距离太阳平均1.4亿英里(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的轨道上围绕太阳运转，它从太阳上得到的光和热量刚刚够得上地球所接收的一半。如果星云的假设正确无误的话，火星的年龄一定比我们的星球古老得多；在地球结束熔化状态之前很久，火星上的生命就已经开始进化了。由于火星的体积



只及地球的七分之一，它比地球更快地降到适合生命起源的温度。它有自己的空气、水和一切生命存在所需的条件。

但人类竟是这样自负，自负得几近盲目。直到19世纪末，竟没有一个作家对比地球更有智慧的生命体存在的可能性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人能明白：因为火星比地球古老，表面积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而且距太阳更远，火星上的生命起始的时间应该更早，而且结束得更早。

热量在空间放射造成的行星冷却，地球上早晚也会发生，然而火星上已比我们更早完成了这个过程。火星的自然条件对我们来说依旧是个谜，但我们现在知道在它的赤道地带，其中午的气温仅仅相当于地球最寒冷的冬季温度。火星的大气比地球稀薄得多，它的海洋面积已经缩减到其表面积的三分之一，南北两极的冰帽随季节变化而积蓄和消融，定期地淹没火星上的温带地区。行星的末日对地球来说似乎还很遥远，可是对火星人却是近在咫尺。这种生存的压力激发了火星人的智慧，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也使他们变得铁石心肠。火星人用我们难以想象的仪器和工具智能观察着星空，他们发现，在面向太阳一侧距离火星仅仅3 500万英里的地方，有一颗充满希望的星球，就是我们这个温暖的地球。绿色的植被、灰色的水域以及飘浮着云层的大气足显其土地肥沃。透过这些飘浮的云层，他们看到了人口稠密的宽广陆地和船帆如织的海洋。

而人类呢，这些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与火星人相比，其低劣程度就像猿猴和狐猴之于人类一样可怜。地球人已经认识到，生命就是不断地生存竞争，火星人似乎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的世界早已开始冷却，而我们的星球仍然生机勃勃，不过对他



们来说，地球上的生物只不过是一些低等生物。朝着太阳方向发动一场战争是他们逃脱灭亡的唯一机会。因为这毁灭正一代代地向他们逼近。

不过，在我们对火星人作出严厉的评价之前，应该也要记得我们人类也曾残酷地杀害动物，比如美洲野牛和渡渡鸟，还包括灭绝一些“低等”种族。塔斯马尼亚人跟我们一样是人类，但欧洲的移民在种族灭绝的战争中只花了15年就把他们消灭光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当做传播上帝福音的人却抱怨火星人的想法呢？

火星人似乎非常精确地计算出自己的降落——他们的数学水平显然远比我们高得多——并且，他们几乎是同心协力地做好了各项准备。如果条件、设备允许的话，可能在19世纪末早些时候我们就能观测到这些累积的灾难。

有些人，如夏柏雷利(Schiaparelli)，他在观察火星(顺便提一句，好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把火星当做战神之星)时就发现并在自己的地图上清楚地记录了一些颤动的光点，但却无法解释这些光点的成因。火星人肯定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做好准备的。

在1894年的冲期(即火星运行时离地球最近的时期)，人们在火星表面上闪光的部分发现了一道强光，这最早是由立克天文台发现的，然后被尼斯的彼洛丁(Perrotin)和其后的观察者相继发现了。英国的读者最早在8月2日的《自然》杂志上读到这个消息。而我倾向于认为这强光由火星上的巨型大炮发射而产生的，它们被安放在火星上巨大的深坑中向地球方向射出。在其后的两个冲期里，在发射点附近，火星上又出现了难以解释的奇怪光点。

6年前爆发了场大风暴。当火星接近冲期，爪哇岛上的拉威尔



(Lavelle)向天文总台发了电报,他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火星上喷射出一团炽热的气体。事情发生在12日的午夜,拉威尔通过分光镜看到一大团燃烧的气体——主要是氢气,以惊人的速度向地球移动。这团火焰在12点1刻以后就看不到了。他把火星上突然而猛烈迸发出的巨大火焰和气体比做“炮筒中射出的火焰”。

拉威尔的独一无二的比喻是贴切的。然而第二天,除了在《每日电讯》上有一条简短的报道外,其他报纸却没有报道只言片语。整个世界对人类即将面临的灾难一无所知。如果不是遇到了奥特肖的著名天文学家奥吉尔维(Ogilvy)的话,我也不知道火星上这次气体大爆发。他得知爆发的消息后异常兴奋,立即邀请我当晚到天文台跟他一起观察这颗红色的星球。

尽管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我那晚在天文台守夜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黑暗而沉寂的天文台,罩灯投射在屋角的微光,望远镜上均匀的钟声滴答作响,屋顶上一条小缝隙,透出星辰密布的天空。奥吉尔维走来走去,虽然看不到人影,但他的声音清晰可辨。透过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个深蓝色的小圆圈,一个圆圆的星星在这个视野里浮动着。它看上去那么小,那么亮,一动不动,上面有些模糊的条纹,稍微有些呈扁圆形。然而它那么亮,银光微温,简直就是一个发亮发光的别针头!它似乎在颤动,但实际上这是望远镜的钟表摆动引起的振动,它把那颗星锁定在视野里。

我看着这颗星,它好像忽大忽小,时远时近,其实这不过是因为我的眼睛疲劳了而已。它离我们4 000万英里——超过4 000万英里的空间啊。很少有人理解这空间的浩瀚无边,其间,物质宇宙如尘埃。我记得在这颗星附近,有三个极小的光点,三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遥远的星星,周围是深不可测的无边宇宙。你一定能体



会黑暗寒冷的星空，在夜晚看上去是什么感觉，在望远镜里看去则更加深邃缥缈。然而我却无法看到他们向我们这里发射出的“东西”，因为它们太小，离我们太远，却正穿过浩瀚无边的星空，以一分钟几千英里的速度迅速而稳定地朝我们飞来。这些“东西”将给地球带来无数的战争和死亡。但我观测这颗行星却绝没有想象到这些，地球上也没一个人能够想到这些准确无误的发射。

那天晚上，这颗遥远的行星上又喷射出一团气体。我亲眼所见。当测时表报时午夜12点时，火星的边缘又喷出一道红光。星体轮廓稍微突出了点点，我告诉了奥吉尔维，然后他接替了我。那个晚上很温暖，我有些口渴，于是在黑暗中笨拙地摸索，走到放着苏打水的小桌子边上。这时听到奥吉尔维一声惊叫，他看见了那团气体朝我们地球涌来。

那晚火星上又有一团气体射向地球，那正是距第一团气体射出的24小时之后。我记得当时坐在桌子旁，四周一片黑暗，火红色和绿色的光点在眼前闪过。我很想抽根烟，并不清楚那些微弱光点意味着什么。奥吉尔维一直观察到1点钟才作罢，然后我们点上灯笼朝他家走去。山下的奥特肖和切特西两个小城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居民们安然沉睡。

他对那晚火星上发生的事有很多的猜测，并且还嘲笑了火星人在向我们发信号的想法。

他猜测可能是火星上爆发了大规模的流星雨，要么就是猛烈的火山爆发。他还向我指出，在两颗相邻的行星同时出现生命的可能性是多么地小。

“火星上存在类人生命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他说。

几百个人在当晚或是次日午夜观察到了火星上的气体爆发，



然后第三天夜里和紧接着的10个晚上，都有一次爆发。没人想到要解释为什么10天之后爆发停止了。也许是大量的气体火焰给火星人带来了不便。浓密的烟尘在最精密的望远镜下好像是灰色的、飘动的斑块在火星的大气层散开，遮掩了人们平常所熟悉的地貌。

报社终于对这事有了反应，各地的报纸都纷纷刊登了火星上火山爆发的通俗文章。我还记得，庄谐并举的《笨拙》杂志把它作为政治卡通的题材。然而，意想不到的是那些火星人朝地球发射的飞行器以每秒钟几英里的速度穿过广漠的宇宙，一天接一天，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离我们越来越近。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命运的危机关头，人们还在为身边的琐事忙碌着。我还记得，马卡姆(Markham)正兴高采烈地准备用刚获得的照片作为他编辑的报纸的插图。这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报业的兴盛发达。而我自己呢，当时正在学习骑自行车，并忙于编写一系列讨论文明进步时道德观发展的文章。

一天夜里(第一次爆发的飞行器离我们仅有1 000万英里远的时候)，我和妻子一起出去散步。天上布满星星，我给她解释星座的含义，又指给她看火星，一个爬向天顶的亮亮的小点，有那么多的望远镜正指向这颗星球。那是个温暖的星球。回家的路上，一群从切特西和埃尔沃斯回来的人唱着歌，放着音乐从我们身边经过。居民们正准备上床睡觉，家家户户都亮着灯。远处的火车站里传来了调车的轰鸣声，因为距离远，听起来十分柔和，好似旋律一般。妻子指给我看那些映衬在天空下的明亮的红色、绿色和黄色信号灯。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安全。